

水晶宫、梦境与现实

——论《洛丽塔》的表现艺术

肖 谊

【提 要】 纳博科夫通过象征、讽喻、暗指及多语种的表现手法营造了《洛丽塔》这一座艺术的水晶宫,通过记忆的艺术、想象的力量及死亡的主题创造了其独特的艺术梦境,而其最终旨归是为了更加真实地揭露现实。纳博科夫高超的表现艺术开创了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先河。

【关键词】 水晶宫 梦境 现实 表现艺术

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先声。作品讲述的是一位来自欧洲的移民知识分子亨伯特对12岁的少女洛丽塔的恋情故事。小说在巴黎问世后,批评家们的议论沸沸扬扬,不少人斥之为“大逆不道”。事实上,《洛丽塔》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是作家刻意构筑的水晶宫,匠心营造的艺术梦境,其最终旨归在于更深刻地揭露现实。本文试图通过文本观照,对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一书中运用的表现艺术进行阐释,从多个层面上为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严肃性特征提供理论说明。

一、瑰丽多姿的水晶宫

1972年,美国著名批评家朱丽亚·贝德出版了《水晶宫:纳博科夫英语小说的艺术与艺术技巧》一书,从感性上讨论了纳博科夫英文小说的艺术性。“水晶宫”一词出自其英文小说《苍白的火》中约翰·谢德的一行诗句:“在皑皑的白雪中,在那水晶宫里。”^①纳博科夫所指的水晶宫是外面的冬天、金波特的兹仑布拉及纳博科夫的俄国等众多的事物。水晶宫暗示着事物的多维性,贝德借此来比喻纳博科夫的艺术。《洛丽塔》正是纳博科夫精心构筑的一座水晶宫,作家以雕刻家的笔触,精雕细镂,赋予作品极大的模糊性和抽象性。这种模糊性与抽象性又赋予了作品主题的多元化。纳博科夫认为,创作《洛丽塔》就像“编写一个美丽的谜,其结构和谜底在于你怎样看待它。”^②纳博科夫无疑是将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移植于文学创

作,给《洛丽塔》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解读《洛丽塔》如同欣赏一座抽象性极强的雕塑艺术品,透过不同的欣赏视角,则有对作品不同的看法和感受。具体来说,纳博科夫在营造《洛丽塔》这一座水晶宫时采用了以下表现手法。

首先,象征主义是作品众多艺术手法的重要内容。《洛丽塔》出版以后,有批评家认为,小说象征着年轻的美国在勾引古老的欧洲。这一阐释源于作品中亨伯特对自己行为的辩解:“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是她勾引了我。”^③评论家哈利·莱文却认为,小说象征着一个来自古老欧洲的知识分子,深深地爱上了美国,却悲哀地发现它还不够成熟。很明显,亨伯特的恋童癖和洛丽塔与亨伯特之间的代沟,使莱文产生这样的判断。莱文的评论不无道理,但仍显得有些狭隘和肤浅。纳博科夫作为一名有多语种与多国别背景的作家,其作品包含着更为广泛、更加复杂的象征意义。他企图通过亨伯特这一矛盾型人物来暗示,人类的特性既包含美的一面,也包含恶的一面。作家讴歌的美不仅与文学和艺术有关联,而且还涉及到整个人类。作品中的叙述者亨伯特忧郁的声调,使读者意识到作家内心世界的悲观。纳博科夫想让读者知道,在当代社会,人性处处受到压抑,他甚至想通过亨伯特悲剧式的结局,来暗示人类的绝望。现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受到了作家象征性的讽刺,人性的虚伪在他笔下暴露无遗。贝德认为,奎尔梯被杀象征着伪艺术被摧毁,伪艺术曾经玷污了亨伯特心爱的艺术品。纳博科夫不仅捍卫了艺术,而且

还触及到了人性的本质。他想用象征来阐释什么是人性虚伪的一面,什么是人性真实的一面。纳博科夫声称:“真正的冲突不在于人物之间,而在于作者与现实世界之间。”^④因此,在考虑作品的严肃性和文学价值时,读者必须特别注意作者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在理解《洛丽塔》时避免任何草率的结论。纳博科夫曾恳请评论家们认真领会,不管用什么样的比喻,其目的不是使作品变得轻浮而虚华、古怪而晦涩,而是要以最大的真实性表达其感受和认识。^⑤

其次,用于营造水晶宫的另一手法是讽喻和暗指。作品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讽喻和暗指,作品也因此显得更为抽象和模糊。纳博科夫创作《洛丽塔》时正在康乃尔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亨伯特的身世与经历有相似之处,作品中的亨伯特正在为英语学生编写一本法国文学史。其实,作家是在通过讽喻进行文学批评,折射着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讽喻充满着讽刺意味,正如他所言:“讽刺是教训,讽喻是游戏。”^⑥因此,读者的注意力也自然地引向作品中的讽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洛丽塔》一书中暗指了60多位西方作家,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爱伦·坡等人。比如作品中多次暗指了埃德加·爱伦·坡。亨伯特在旅馆投宿时使用了埃德加·亨·亨伯特博士作为化名,使读者很快想到了坡,因为坡是一位12岁新娘的新郎。斯蒂文·詹·帕克曾经建议读者把亨伯特的恋童癖与坡的诗《安拉贝尔·李》、《大鸦》等联系起来;把亨伯特追踪奎尔梯的过程与坡的推理小说联系起来^⑦。暗指和讽喻映现了作家心目中的文学世界。博学多才,文学素养极好的纳博科夫十分重视作品的创造性,而讽喻和暗指是他的创造性所在。从讽喻与暗指内容的广泛性来看,纳博科夫的文学造诣的确很深,不了解他内心世界对文学的感受,要识破其讽喻与暗指是十分困难的。

最后,多国别经历是纳博科夫人生的一部分,多语种写作是他表现艺术的又一个层面。尽管他反复强调通过《洛丽塔》来“虚构美国”^⑧,而且还在作品中自然地挥洒着自己的认识。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一书中用了60多种语言来阐释作品人物的复杂心理,而纳博科夫在多语种写作能力方面比乔伊斯更胜一筹。《洛丽塔》用英语写成,其中参杂了法语、拉丁语等,其目的是为了更深刻地刻画亨伯特这一人物。法语夹杂于行文之间,使读者时不时想到亨伯特的往昔经历和欧洲背景,使亨伯特那移民式的乡愁流露于叙述之中。另外,行文中的拉丁文使亨伯特显得

知识渊博。多语种技巧的运用不仅烘托出了亨伯特这一人物的多面性,还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作家本人。有批评家认为,亨伯特是作家的化身,因为比较文学教授亨伯特,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即使知道亨伯特是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而纳博科夫是现实中的实际存在,批评家们还是不停地在两人之间寻找共同之处。同时,多语种写作技巧说明了《洛丽塔》的主题是多元化的,它不仅是关于美国而且是多国别的;不仅是关于美国人的爱,而且也是关于比爱更为复杂的事物,即原始的人性被现代社会的常规习俗所摧残。

纳博科夫视自己的认识世界为一整体,尽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其认识世界却早已被“国际主义”所占。他出版《洛丽塔》是想要跻身于美国作家的行列,这也正是他走向国际主义道路的起点。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先锋,纳博科夫站立在文学全球化的前沿,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命运。他常把自己的作品从俄语翻译成英语,从英语译成俄语,他还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语。因此,多语种表达方式不但是水晶宫中的一颗明珠,而且还是文学全球化过程中的有力工具。

纳博科夫建议批评家们把“罗曼蒂克小说”换成“英语小说”,^⑨其目的是要获得他作为美国作家应有的地位。纳博科夫的英语读者很容易意识到他那非凡的表达力、作品中广博的词汇、丰富的惯用法和各种修辞手法。作家对美国英语的用法了如指掌,这使他步入了杰出的英语作家的行列。他自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母语——自由自在、丰富而且驯服的俄罗斯语言,而使用二等商标的英语”。^⑩正是这二等商标的英语使他成名于世。他是一名熟练的英语作家,《洛丽塔》中使用的语言是最地道、最自然并且是最美国化的。其语言如此地道、表达如此精确,以至于读者很快就忘记了作者的俄罗斯背景。正如乔治·P·爱略特指出的那样:“纳博科夫对美国习语的掌握是一个奇迹,胜过了康拉德对文学语言的运用。”^⑪

二、奇特变幻的梦境

《洛丽塔》奇特的梦幻效果是作品的灵魂。整个作品的叙述以梦幻般的方式展开,因此,纳博科夫笔下的梦境是构筑其水晶宫的重要形式,两者相辅相成,甚至融为一体。作家的梦境就在主人公亨伯特的梦中。亨伯特通过想象而创作出来的爱物——性感少女洛丽塔,实际上是作家理想的化身,是其认识世

界中最完美的艺术品。亨伯特对洛丽塔的追求象征着作家对艺术的狂热。从表现艺术上说,纳博科夫的梦境寄寓于作家记忆的艺术、想象的力量和作品死亡主题之中。

纳博科夫记忆的艺术创造了作品叙述的梦幻效果。小说用记忆的形式叙述亨伯特的个人经历。亨伯特讲述着他儿童时代与安拉贝尔·蕾的爱情,讲述着他怎样在巴黎与妓女莫尼克鬼混以及他与瓦莱莉亚短暂的婚姻。他回想着自己是怎样发现洛丽塔以及他与夏洛特赫兹的婚姻。洛丽塔失踪后,亨伯特一直在寻找洛丽塔和她的拐骗者奎尔梯,并且在找到奎尔梯后将其击毙。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梦幻的气氛,整个叙述是亨伯特人生经历的浓缩。人生如梦,作家试图通过亨伯特的梦来塑造一个与自己类似的艺术家,说明人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梦。因此,他让亨伯特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的视觉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开眼睛。另一种是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黑洞洞的眼皮里,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然的小幽灵。”^⑩在亨伯特眼中,洛丽塔正是那个复制品,是安拉贝尔的复制品。亨伯特创造的洛丽塔既表明了人生经历的反复性,也让读者知道,亨伯特对性感少女的胃口总是不变的,而亨伯特的胃口又表达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水准。洛丽塔是亨伯特的心理创作,她象征作家纳博科夫的理想世界。应该指出,纳博科夫记忆的方式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共同之处,透过作家的认识世界,读者可看到普鲁斯特对他的影响,在《洛丽塔》中普鲁斯特式的追忆方式充满着整个作品。

纳博科夫梦境的另一面是《洛丽塔》中所运用的梦幻般的想象力。想象的艺术尤见于亨伯特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展现。对亨伯特心理活动过程的透视就是对作家认识世界和人生哲学的理解。纳博科夫不仅用讽喻与暗指的方法来批评西方文学,而且用象征的手法来揭示人性。通过对亨伯特这一人物的刻画,作家企图在人与动物之间找到共同的特性,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寻找契合。纳博科夫把动物与人类看成宇宙中的整体,强调人类动物性的一面。通过《洛丽塔》中的蝴蝶主题,纳博科夫类比了动物作爱的方式与人类爱情的表现方式。哪里有蝴蝶,哪里就有人类,以此作者为亨伯特的狂热找到了理由。

纳博科夫是在梦幻着自己心目中的美国。作品的主人公亨伯特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着玫瑰花般娇嫩的孩子和长满了参天大树的国度。亨伯特从欧洲

移居美国的过程,他与洛丽塔在美国的游历,在洛丽塔失踪后寻找她的过程以及对奎尔梯采取的复仇行动,全都是一种心理过程。从对安拉贝尔的回忆开始到击毙奎尔梯为止,亨伯特的心理旅行线路是以循环方式完成的:第一个循环是从亨伯特对安拉贝尔感情的流露到她在科孚的死亡;第二个循环是从亨伯特发现性感少女洛丽塔到他从心理和肉体上占有了她;第三个循环是用一系列行动来暗示奎尔梯是亨伯特的化身。事实上,这些经历是想象的、幻觉的和主观的。如果说文学是游戏,那么纳博科夫则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作品是一种哲学的游戏,它通过亨伯特心理过程的循环性,说明了人生经历的反复性。同时,透过普鲁斯特对纳博科夫的影响,读者还可感觉到帕格森倡导的时间哲学。帕格森企图把传统观念中的时间与人类的各种经历区分开来,纳博科夫则抹去亨伯特与洛丽塔之间的年龄差,以梦幻般的想象力来表现帕格森的时间哲学。

小说虚幻的死亡主题同样是作家梦境的彰显。小说是亨伯特弥留之际的默想,原书名《一个白人鳏夫的忏悔》暗示出了亨伯特在默想着他如烟似梦的往昔。在童年时代,在欧洲的某个海滨王国,亨伯特对小女孩安拉贝尔产生了恋情。成人后,亨伯特在巴黎与一个叫瓦莱莉亚的女人结婚,结果却发现瓦莱莉亚是有夫之妇。移居美国后,他发现了洛丽塔,为了接近洛丽塔,他娶洛丽塔寡居的母亲赫兹为妻。赫兹不久死于车祸,亨伯特就这样占有了洛丽塔。亨伯特在美国的经历仿佛是他欧洲经历的重现。亨伯特的这一切忏悔,既暗示出亨伯特对文学和艺术的狂热,又暗示出亨伯特从事文学与艺术的经历,因为纳博科夫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伪装起来的艺术家”。^⑪亨伯特把游历美国,住汽车旅馆看成是一种艺术的机动性。亨伯特对追踪奎尔梯一事的回忆,是一个艺术家对艺术颓废现象的阐释,所以亨伯特击毙了奎尔梯。亨伯特梦魇般的经历暗示着他是一名“伪装起来的艺术家”。^⑫亨伯特梦魇般的经历传达着纳博科夫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对艺术和文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这不仅是一个移民艺术家的故事,而且还阐明了纳博科夫流亡艺术的发展过程。流亡的艺术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梦境的雾气。

幻想中的死亡笼罩着整个故事,循环出现在作品之中:瓦莱莉亚的死亡、赫兹的死亡、奎尔梯以及亨伯特的死亡。亨伯特想象出了所有的死亡,并且为这些人找到了死亡的理由:安拉贝尔死于疾病,瓦莱莉亚

死于难产,赫兹毙命于车祸,奎尔梯被亨伯特亲自击毙。死亡暗示着整个人类共同的归宿。亨伯特站在死亡的边沿,人世的美瞬息而过;在时间流逝中,人类无法将美好的一切挽留。痛苦与恐惧伴随着死亡而来,人类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尽管人类可以经受起各种灾难与限制,但他经受不了时间的磨蚀。^⑤至此,纳博科夫不仅暗指了小说人物的生命,而且还暗指了艺术的生命力。总而言之,通过对普鲁斯特式的追忆方式的阐释,通过想象的力量说明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狂热不只是情欲所迫,而是对艺术的执着这一观点以及通过对死亡主题的表现,纳博科夫赋予了作品浓厚的梦幻色彩。

三、现实的现代性

纳博科夫创作此书的最终旨归是揭露现实。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眼中,现实只是单纯的表象,而在现代主义者眼中,现实是错综复杂的所在。传统现实主义者往往像摄影机一样对现实进行复制,而现代主义者则从心理学和思想意识的视角来反观社会。纳博科夫属于后者。

纳博科夫对现实有其独到的理解。首先,纳博科夫的现实是多层次的。作家曾经说过,“你尽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近现实,但这对你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是无边无际的步骤,是多层次的认识,是错误的谷底。人们无法消除它,但又无法达到它。你对一件事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又无法了解它的一切”。^⑥其次,纳博科夫的现实是模糊的。他深知现实的模糊性,并且告诉读者他能将现实反映到何等程度:“如果我现在叙述您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其他人所知道的以及那些永远无法被事实验证的,现实将会被玷污。”^⑦另外,纳博科夫的现实是主观的,他认为:“现实是一件主观的事儿。”^⑧纳博科夫眼中的现实是信息的渐渐积累,现实如不注入主观性就会“腐臭”。^⑨因此,在作品中,他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世界来刻画现实。

《洛丽塔》一书中所反映的现实同样赋予纳博科夫式的现实,即多层次的、模糊的和主观的。因为现实的多层次性,读者必须考虑其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作品中任何一个象征符号都可能有多种象征意义。关于现实的模糊性,纳博科夫从不把事情说得过于明白,他只是在编造《洛丽塔》这一个谜。现实的模糊性导致了读者对《洛丽塔》的多种理解。纳博科夫

对现实的理解似乎与传统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但人们不可否认《洛丽塔》反映了美国的现实。纳博科夫深知现实的复杂性,为了使现实更加真实,他在《洛丽塔》中也注入了一定的主观性。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最好的英文小说之一,它对现实深层次的反映触动了美国的公众,使美国公众更多地认识到了美国社会肤浅的一面,认识到了西方文学从古到今的现实,认识到了人性受到世俗残酷压抑的现实。纳博科夫的现实是充满现代性的现实。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锋,纳博科夫通过对形式和语言的实验,构筑了一座瑰丽无比的水晶宫,也创造了一方变幻多姿的梦境,他表达了对文学先人的崇敬,并且自由挥洒着自己的想象力,但他从未脱离过现实——他的归宿。洛丽塔早已长大成人,但她仍然十分诱人,吸引着亨伯特,吸引着读者。

注释:

- ① Phyllis A. Roth, ed. *Critical Essays on Vladimir Nabokov*. Boston: G. K. Hall, 1984, p. 82
- ②⑤⑥⑬⑮⑱ 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interviews, letters, letters to the editor, essays, review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p. 20, p. 179, p. 76, p. 11, pp. 10—11.
- ③⑫ 黄建人译《洛丽塔》,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31、7页。
- ④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New York: Putnam, 1966), p. 290.
- ⑦ Stephen Jan Parker. *Understanding Vladimir Nabokov*.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 1987, p. 82.
- ⑧⑨⑩ Vladimir Nabokov. *Lolita*. Beijing: Yilin Press, 1995. See “On the Book Entitled *Lolita*”.
- ⑪ Dmitri Nabokov and Mathew J. Bruccoli, eds. *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9. See the advertisement for *Lolita*.
- ⑬⑭ Vladimir Kradasevich, “On Sirin”, Alfred Appel, Jr. and Charles Newman, eds. *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6—101.
- ⑮ 李征戎《追寻梦幻》,载《外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4年第2期,第55—57页。
- ⑰ Vladimir Nabokov. *Looking at the Harlequi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作者单位:湘潭师范学院外语系 411201)

(责任编辑:路小明)